

巧利嘉兒

## 重整工程

有朋友說這個訪問有很多關

於政治的東西，我的反應是：

「為什麼不」！作為音樂人，在傳媒上出現，

多是為著宣傳新碟或音樂會，訪問稿多也只是關於音樂或

「藝術」；反而，音樂人本身及他／她背後的思想都被遺忘了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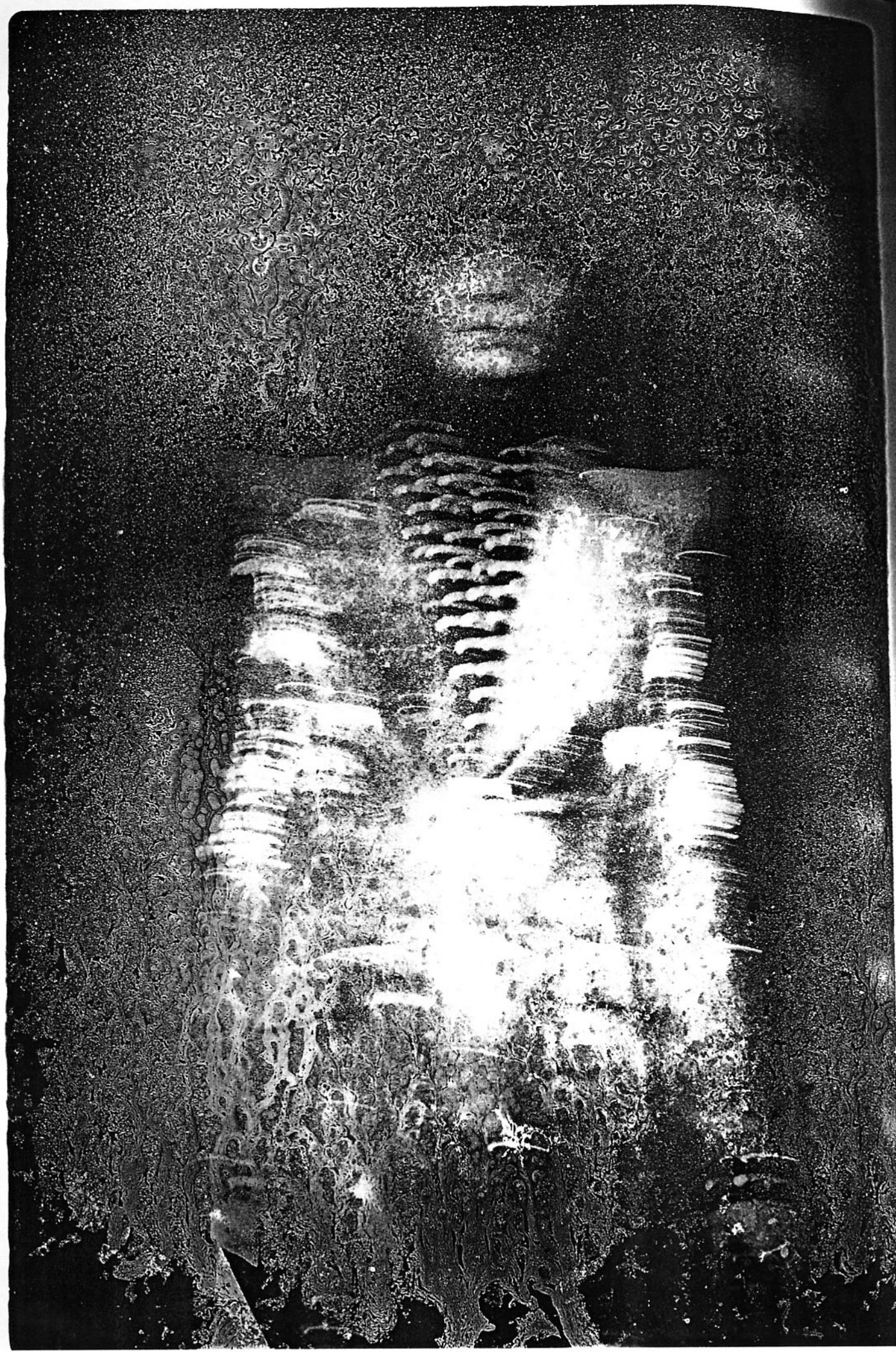
隱形了。的確：「天天等待萬人迷，何日我會當我是話題，

一舉一動萬人迷，從未對我看仔細」。希望，這一趟是個重整工程。

訪問：麥海珊、金珮瑩；撰文：麥海珊；攝影：張志偉。

歡呼去擠擁去快讓人氣結聚

東一一向西一向靠近來唱與聚



翻山去倒海去百萬人有百萬歲



中

文字，倒是很有趣兒。我們說前，原來可以不是指前路、將來，卻是指從前過去；說後又可以不是過去時空，而是往後的未知之數。說裡說外說左說右都視乎自己身處在右在左在外在裡，方向與框架邊界不斷重整，人的位置也多變得多元。這些種種都令我想到黃耀明，不是那些甚麼離經背道「刻意」挑戰權威，而是混或再混(mix & remix)著流行文化，旁敲側擊的帶出不同的可能性。

## 前面

問：每个人希望自己從前，總會找到一些蛛絲馬迹，為自己「演變」到現在的模樣點出一鱗半爪，您的經歷是怎樣的？

答：我想，這個問題要從教育說起。我是一個完全不適合香港教育制度的人，中學時，我進了一間工業中學，我喜歡的科目統統都不在那裡，但卻要在那裡上五年的課。我心想，如果每個小朋友也可以隨心所欲的選擇科目多好，現在中三已要分科，學生只可以在一些不太喜歡的科目中選擇一些沒有那麼討厭的，不是很好。

問：那您在中學時怎樣生存？

答：信教囉！哈！的確，教會很容易吸引生活苦悶和空虛的人。除了上課外，我也參加了很多很多的課外活動，聽音樂、看電影，因為我根本就不喜歡讀書。幸而我做了這些東西，也培養了我對音樂、電影的興趣。

教的關係是怎樣的？

答：上了中學之後，我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碰上了基督教。當年陳秋霞在某個基督教佈道會中做表演嘉賓，當時心想：去吧去吧，去看看陳秋霞，就這樣接觸了宗教，後來也入了教會。年少時家庭不是很富裕，與家人的關係又不是很密切，在教會裡，特別是團契中的確感受到那種親密的感覺。

但後來，愈來愈發覺有問題。裡頭有很多規則、教條，有些是從聖經裡「提煉」出來，有些聖經根本沒有寫，是某些人指派給予其他／她人的。本以為這是一個給予自己解放的地方，但卻發現好像時常有一個“Big brother's watching”，那個 big brother 不是耶穌，而是某些教友、牧師……

今時今日，我的音樂裡還有宗教的因素，我想是因為在基督教中，我其實是找到一些富啟發性的東西的，我願意留下這些，也希望與人分享；但另一些壞的東西，我就會不斷講、不斷唱它，一次又一次的唱它，好像是驅魔一樣把那些東西拖出來！其實，我對自己的基督教 upbringing 絕對是 love & hate 的，有些地方我很珍惜，也有很不喜歡的地方。

問：您對很多社會上既有的觀念，如對家庭、性別等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思，您是怎樣走到這個階段的？

答：我時常也說，對我自己最大的影響，主要是基督教、音樂／電影和進念二十面體。一直也覺得，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絕對完美，永遠不敗必然行得



通的模式，為甚麼不可以走別的路？雖然中學時信教，但後來總是覺得，為甚麼教會說的話一定對？開始抱著懷疑的態度，後來更加覺得要挑戰權威。

關於音樂對我的影響，我會這樣說：當自己買第一本《Smash Hit》、《Rolling Stone》來閱讀；每星期走到大會堂高座（現在在太空館）看法國電影，或看歌德學院的電影放映，遇上了

Fassbinder 和 Wim Wenders 之後，就再不能走回頭路，因為這些東西都在自己身上起作用，令我想到，原來世界是有很多方法去生活的，是非黑白也不一定如大家所想的。之後，對很多事物的觀點也慢慢改變。

問：您與進念的關係是怎樣的？

答：進念其實影響我很大。達明一派剛開始時已跟進念合作，但我其實在之前

已是進念的觀眾。很多人說我「與」進念，其實我是進念的一份子，在他／她們的戲裡面，我找到共鳴，也啟發了我，不只是處理舞台的方式，也影響了我的音樂，而在與她／他們合作溝通的過程，大家也互相影響，我覺得是很美的一件事。

## 左面

問：你覺得在七月一日之後，社會會不會有很大的變化，對文化人創作人的影響又會是怎樣的？

答：我覺得不用等到七月一日，很多事已陸續發生，也很恐怖。剛才我從電台回來，聽到這樣的的消息：市政局

的周潔冰議員提出音樂會三級制，說因為張國榮演唱會有不雅動作、淫穢、色情唱！所以要行三級制，我覺

得好得人驚，三級制其實是一些箝制(restraint)，甚麼被列為三級其實很主觀，他們說甚麼也可以。周的新聞發報提到：演唱會中有不雅動作、粗言穢語、和三級笑話。現在原來連笑話也不可以講，真係「唔講得笑」，很離譜，她說最好大家自律，自律是甚麼呢？

總不明白，為甚麼這個社會對性有那麼大的禁忌，音樂會又不是要教人做甚麼負面的事！性可以是很 neutral 的，很多人說小朋友不應明白，為甚麼呢？真是奇怪！我想大家最好去訪問這位議員！

問：您是說，這段時間已有許多變化了嗎？

答：其實，真的不必到七月，現在那些公安法、社團條例，統統也來到我

們的跟前，表面上不是針對藝術創作，但這是牽涉到言論、表達自由的！他們時常拿著藉口，說這些只是法律上字眼問題，他們不會拉人，但萬一他們會拉人怎麼辦？我們不可以施捨的，一定要白紙黑字寫清楚大

有人問我，你的《人山人海》音樂會是不是很政治化，我說不是，是很生活化的，因為政治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我們逃避不了。現在很多人一味說繁榮繁榮，他／她們只是在講經濟罷了，從不會做一些事提高香港人的公民和政治意識，如果大家都知道自己有政治權，而又去行使自己的政治權，這個社會必然會很不同，但現在的情況，只說經濟不談政治，我覺得很差勁。

低一對結隊來按次序  
高一對



變絕對一對得一對差一對會

當我最初拿著藝術節小冊子看到

「人山人海」這幾個字，腦中就浮現起「保釣」時人群洶湧的情況，人山人海裡個人完全被淹沒，只是一色一樣刻板翻印，也發覺這個問題在生活中不同的層次也出現。您們的《人山人海》是怎樣的？

答：其實林夕填詞的《人山人海》的確

說了很多，當來勢洶洶群情澎湃時，有一個好奇怪的矛盾：我們要尊重民意，但少數卻要無奈的服從多數，那究竟我們要尊重少數的意見，還是跟著大勢去，是很複雜矛盾的問題。《人山人海》不是要解決這個問題，而是希望再帶出這類題目，讓大家想想，大多數人說對的就是對嗎？

我對「保釣」亦是感慨多多，是不是不可以不愛國的？愛國又是不是一定如她／她的一樣的？但這些疑問，當時不敢說，一講就被人打死！其實「人山人海」是很中國的，中國人都喜歡熱鬧、多人，卻很怕 being individual 去說話。這個演出希望找來不同的人，包括導演、編舞者、演員、錄象藝術工作者和多個音樂人，一起再處理這個題目。

## 外面

問：您對明星制度的觀點是怎樣的？

答：我並不反對明星制度，因為我自己也喜歡明星嘛！其實明星只是一種 fantasy 吧！但這個世界不可以只有明星，在我的事業裡，我盡量不把自己只

看作明星。在香港，因為商業的考慮，

我們總需要包裝，但我覺得無所謂，有時人都會喜歡 glamour 的，只要清醒何時自己是明星，何時不是，讓觀眾知道這只是一個遊戲，一個關乎膜拜的遊戲，是開心的好玩的，就可以了。

## 裡面

答：我覺得香港只是一個有幾百萬人口的城市，不可能要求太高，或要求如英美般的情況。我反而覺得，當一切漸漸成熟，而大家又不甘於只在香港，就是時候推出去東南亞的市場，甚至世界各地了。

如果你是問為甚麼這十年來好像沒有其他樂隊得到如達明或 Beyond 得到的認同呢？我會覺得這與我們（達明）的路向有關。這些日子，我們都堅持走在那條商業與所謂「另類」的綱線上。我覺得這樣是最有趣的，也最好玩。香港音樂人都好像只選了商業，或只選「另類」；玩另類音樂的人，他／她們看不到，好的音樂若果只是在一個細小的市場裡，是很可惜的，或者一味玩商業化或達明還是堅持走在這個商業／另類的

網線上。■

## 後面

看「人山人海」的前一日，一友人來電，我問她對這個音樂會的感覺，她說：「唔……幾好睇……不過……只是好到眼耳口鼻……一到心裡就……」都怪自己口多多，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的偏見不是太好吧！於是三月日晚死都吩咐自己要打開心扉坦蕩蕩坐在觀眾席上。

在劇場看與在家看與在戲院看不同，看多媒體的睇，與話劇的睇與錄象的睇與音樂的睇也不同，不只觀眾的「睇法」，而是關於 ways of seeing 的問題。那夜我看到台上，也看到觀眾看台上，看自己看觀眾看台上，也看到台上看觀眾看台上。如果眉來眼去真是可以一線牽，整個大劇院也許會被千絲萬縷的眼波線綜橫交錯的淹蓋著。

或者，那一晚最好／最／好的，正正就是「人山人海」，自己被很多人包圍著，也受到他／她們的影響。我很明白為甚麼我看／聽到一排入男女右「異口同聲」「溫馨洋溢」的唱〈真情〉時心就暗歡喜，而同時看到觀眾那「興高采烈」拍爛手掌的反應時心就直沉到文化中心大堂！

多媒體劇場對我的吸引力，是不同媒體本質的語言（形式／格式）可以在台上（或台下）互相補足，也可以互相 comment，就達到另一個互動和直接討論。尤其是挪用了流行音樂來再演繹（及在再演繹的過程帶出再討論及再檢視），那不只是「再做」或「再唱」這些歌曲，而是在呈現這些流行歌之時有 comment，是有再造性的。

我覺得當晚其中一些最令我深感不適的，就是這些 comment 不夠強烈，或未能用盡當日劇場內不同媒體的形格，去做更有深度的 comment。李端嫻（李端嫻）唱〈妳的名字我的姓氏〉時由溫柔唱腔清新結他到 Rock 腔「佬味十足」的叫喊加嘶，由 Jason 那美妙細婉的純鋼琴伴奏唱〈小玩意〉時，我的心頭是苦澀的，只把性別角色反轉就是 issue，但問題是我相信台上的人不是抱著這樣的態度，但表現的形式卻打倒一切其他可能性；更可怕的，當然是觀眾的歡呼聲尖叫声，掌聲，是群情洶湧的排山倒海的，我很怕，原來身處於「人山人海」的確不容易，要在「人山人海」裡找到自己，更是難上加難。然後，我明白友人與我在電話裡說的……